第二百二十九章 有些人，该死

雷亚松了口气，身体不由自主的后退一步。顾心林急忙扶住他。

“没事吧？”

“还好。”雷亚看着扶住顾心林的身体看向那边，还好蓝没有真正的失控。

这没想到看似比较正常的蓝刚才是在根据自己的潜意识战斗，恐怕刚才那一剑真的就是蓝的本意，要给雷亚还下那一剑来。

顾心林好奇的问：“你跟蓝到底什么关系？你对他这么重要。”对于烈火的求救不闻不问。

当仇的匕首刺向‘自己人’时，他们的命就已经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了。

“真的是只普通朋友。”雷亚虚弱的回答，看样子刚才的伤口让他消耗并不小。

顾心林说：“你认为平时那么冷静的一个人会因为你被人刺了一剑出现刚才那种情况吗？而且你还没死。他是真的怒火攻心了。”

“我一个小武者能与龙德帝国的皇子有什么瓜葛，可能是我们比较投机。刚才的事你应该知道怎么说吧？”

顾心林回答：“当然了，要不然会出大事的。”

周围的喊叫声渐渐平静了下来，一群已经失去站斗能力的人被蓝和仇逼近了角落，这其中就包含顾心林和仇想见的人。

仇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脚踩着残肢血水走了过去，手中一把黑色的匕首上下飞舞，冰冷的眼神失去了往日神采，似乎现在的状态才是他真正的面目。

一个头发糟糟、穿着破烂、身子干瘦的女孩身影浮现在仇的脑海中，很熟悉但是又有些陌生，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了。自己能活到现在也全是因为对她的执念。

随着女孩脸庞清晰起来，杀气再次从仇的身上爆发出来，两行清泪从眼眶中流出。

很奇怪，该哭的明明应该是包家的人，但是杀人者却流出了泪。

没有人阻止他前进，也没有人有能力阻止他。

他走过的地方众人都自觉的让开，直到他走到一个断臂人的面前，这就是仇一心想杀的人包维乐。

“你…你想干什么？”看着站在自己面前杀气迸发的仇，包维乐说话的声音都有些不利索，身体一个劲的往后缩，但是后面是墙壁根本没给他多余的空间。

仇抓着自己的额头有些难受，他的声音落入耳朵中让自己有些难受。

“我到底怎么得罪过你？”

包维乐的声音带着哭腔，从前就只知道吃喝玩乐、遛鸟养花，对于修炼从来不重视，自己的这身修为也是靠丹药堆上去的，为的就是在抢占民女上让自己特别雄壮。要不然修炼这么无聊的事只有傻子才取做。

仇一把抓住包维乐的衣领，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手中出现了五枚铜币，冲着包维乐说：“今天我把这个还给你。”

掐开包维乐的嘴，一枚铜币从仇的手中滑下。

这个空隙雷亚看到那枚铜币好像被烧得通红，仇是事先用灵气把铜币加热然后再塞进他的喉咙中。

第一枚铜币完美的落尽包维乐的喉咙中。

滚烫、哽咽让包维乐异常的难受，四肢乱抓，他的腮被仇死死地抓住，从外人的场景看就好像一个王八被吊了起来，四肢在乱扒。

仇面无表情的滑落再次滑落铜币，口中喊道：“第二枚。”

“哥哥前面就是星瀚城了，我们能吃饱饭吗？”这个问话的女孩子与仇脑海中浮现的女孩子一模一样。

“可以，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善良的人的。”

虽然这是两年前，但是此时的仇却还是一个一米五左右的男孩与他的年龄完全不符，焦黄的面容和干瘦的身子，很明显的营养不良。

即使在这艰难的情况下还是温柔的安抚着自己的妹妹。

自从村子被践踏之后兄妹俩就过着流浪的生活，不知道前方是何路，不知道自己还能否吃上下顿饭，七年、整整七年。两人相依为命，要不是对方在自己的身边或许现在就是路边的一具骸骨。

但是在众多城池中是根本不让人进入的，他们只能去那些民风彪悍的边境城市，星瀚城就是他的这次的目标。

“第三枚。”

此时包维乐仅剩的一只手死死的抓着仇，想要用手指的力量掐死蓝。

“哥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有自己的房子？他们住的都好大呀。我还要好多吃的、还有喝的、还有…”女孩笑着说。

“好好，看来这个城是没有了，说不定在下一城，我们去下一城说不定就有了。”男孩摸着女孩的仇也是笑着说。

每进入一座城女孩都会向哥哥问一遍这个问题，因为她还记得爷爷曾经对她讲过，爷爷的曾爷爷是城里的大官，有一座好大的房子，不用种地、不用放牛，整天坐在房间里写写字就要吃的端上来。

而男孩也是同样的回答，永远都是下一座城，那下一座城之后又是下一座，他们已经找了七年下一座城。

女孩从憧憬的询问变成疲惫再变成失望直到他们走了好久饿了好久才走到下一座城，女孩的脸上漏出了微笑，那是一种阳光、如同阴沉的乌云中照进来一束阳光的微笑，语气轻快的问出同一句话。

男孩都看愣了，自己也是用同样的微笑说着同一个答案。

现实没有回答的那么美好，只是自己睡着了。

“第四枚。”

在众人的注视下仇再次滑下一枚灼热的铜币。此时包维乐的手开始虚弱的慢慢垂下来。

“哥哥、哥哥~”

女孩的声音很急促也带着哭腔，本来就干瘦的仇此时痛苦的躺在地上，只需要一个仆人就可以把它完全制止。

“亲兄妹是吧？哈哈哈哈~”嚣张、纨绔的笑声传出来，很熟悉，这是仇手中的那个包家少爷包维乐。

此时他的怀中正搂着一个穿着干净的女孩，刚才吃过饭之后女孩的脸色有了些红晕。

两兄妹初到星瀚城就被一个富家少爷怜悯了，请他们洗澡、吃饭、穿新衣服，而条件就是当他的书童。

这种事对于两个漂泊七年的兄妹来说无疑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

不过在吃完饭之后整个事态就急转直下。

一把搂住了女孩，脸上露出狰狞的表情。

“妈|的。可是憋死老子了，那些平常‘菜’都吃腻了，现在来了个新鲜的。”

衣服是假的、吃饭是假的、书童是假的，也需就只有洗澡是真的，因为需要洗干净。

“我看看你们这亲兄妹感情如何呀。让他睁大眼睛看着。”

“是，少爷。”压着男孩的仆人兴奋的回答着，自己的眼睛也是火热的盯着自家的少爷，说不定还能喝口汤。

“啊~”一声尖叫从女孩的嘴中喊出。

这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阳光明媚、微风和煦，象征着这个国家的太平盛世。只是男孩感觉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

“第五枚。”

落进包维乐的嘴中。

“少爷这个崽子怎么办？杀了喂狗？”此时压着男孩的仆人一脸满意的系着腰绳问道。

“喂狗？那不是显得我很没良心。”包维乐一脸满意的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刚才看了一出好戏，走到男孩的身边从储物袋中拿出五枚铜币轻声说：“货是够新鲜就是不怎么好吃，本少爷也是讲理的，这些拿去花吧。”

“走了，百福。”

“是少爷。”仆人一脸献媚的走了上去说：“少爷您真是善良，这种货色不过给她打扮、吃饭，还要给五个铜币。”

包维乐笑着说：“你懂什么？百福。这五枚铜币是我替你给的。”

“替我给的？”百福一脸疑惑，急忙说：“还请少爷赐教。”

包少爷很满意这个仆人不知就问的态度，语重心长地说：“我要是让你去把他们找个地方丢出去，你愿意干吗？”

百福急忙说：“只要少爷吩咐，小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包少爷摆了摆手说：“不用，咱两什么关系呀，能让你干这种脏活吗？让他带着他妹妹自己走，又不能亏待了他给五枚铜币干这趟活，他亏了吗？”

“不亏，少爷，是您亏了。这种活一枚铜币都有人干。”

趴在地上的男孩耳边传来的谈话声到这里才完全消失，那声音真的很刺耳。

仇的力气瞬间爆发出来，掐着包维乐的下巴的手紧攥，一声声咔嚓的骨头碎裂的声音响起。

包维乐想叫但是吼不出声来，自己的喉咙已经被烫烂了而且哽咽感已经变成窒息感。

砰！

包维乐从仇的手中落在地上，双手抓着自己的下巴，不过已经完全碎掉，喉咙中哽咽让他时刻感受着死亡的压迫。

这个画面让在场的众人都有些难以接受，见过杀人的没见过这么折磨人的，够恶心、够恐慌。

恐惧的神色已经完美的刻在了包维乐的眼睛中，现在或许只有死才是他最高的追求，但偏偏自己没有选择的权利。

“啊！”长啸声从仇的嗓子中吼出来，声音在这密室中回荡。

自己真的很想狂吼，把积怨都吼出来，但是没有，自己选择了接受，把所有的悲伤转移成了复仇的怨恨，有了后来的情绪化暴增。

到后来自己莫名其妙的成了灵海境，那一刻恐怖的场景一遍又一遍的从自己的脑海中回荡，像刀像剑隔着自己的血肉，无尽的折磨。

最后自己选择了遗忘，一种不想记起来的遗忘，假装没有那个悲伤的过去，没有那个倒霉的妹妹，自己也不是什么为复仇而活的人，自己只是那个没心没肺、有一群兄弟的仇。

但是不可能。

当自己看到仇人的第一眼，这个世界都是罪恶。

有些人，该死！